

山风携歌远，心随畲谣长

■本报记者 管丽芬 通讯员 刘婷



邱彦余 记者 贾恒/摄



邱彦余(中)与《千年山哈》主演合影

从山野到世界的旋律

“收集不是终点，让民歌活在当下才是传承。”邱彦余常常在文化馆的办公室里对着录音带陷入深思。畲族民歌旋律质朴，歌词多为七言一句，四句一段，如何让它们在现代舞台上焕发新生？这是他一直在探索的问题。

探索从舞台创作开始。他与同事们一起，汲取畲族民歌元素，精心编排创作了小歌剧《香茗曲》、小演唱《绘新图》和舞蹈《凤凰彩带飞北京》等节目。1980年，《凤凰彩带飞北京》在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获奖。这次崭露头角，让邱彦余更加笃信：创新的前提，是要守住传统的“根”。

对“根”的坚守，在大型畲族风情歌舞剧《畲山风》的创作中愈发鲜明。1997年，为了创作这部作品，他和搭档陈江风专程赴福建宁德、福安等地采风。“不同地区的畲族民歌有不同的调式，比如景宁的畲歌是角调式，莲都则是商调式。要把这些差异融合出‘大畲族’特色，是极大的挑战。”排练中，儿时耳熟能详的《抬新娘》童谣给了邱彦余灵感，他将充满生活气息的“尼娜尼诺邦邦”的吆喝声巧妙编进第三幕“秋嫁”乐曲，既保留民歌本色，又增添了舞台张力。

1998年11月，《畲山风》登上首都舞台，邱彦余引吭高歌，将山野之气融入现代剧场。演出结束时，掌声雷动，观众依依不舍，谢幕三次仍不肯离场。这部作品后来屡获殊荣：1999年获浙江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，2001年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荣获演出金奖、创作金奖和其他15个单项奖，2002年获浙江省第四届鲁迅文艺奖。它还远渡重洋，在匈牙利、卡塔尔、日本等国，畲族民歌的旋律飘扬在了更广阔的舞台上。

邱彦余并未止步于此。他还参与了《畲家谣》《千年山哈》等作品的创作，始终坚持“两条腿走路”：一方面深入挖掘原生态内核，在《千年山哈》中完整保留《敬酒歌》的核心旋律，让古老的曲调直击人心；另一方面，他大胆采用现代技法，“就像畲族先民在迁徙时，既带着祖祖辈辈的火种，也会为新的家园开辟新路。”

他深知，传承不仅要扎根于乡土，更要薪火相传。任馆长时，他组建了“民族文化工作队”，后来逐渐发展为景宁歌舞团。退休后，他筹建了丽水市浙西南畲族歌舞团，带领团员走村串寨，将民歌送到田间地头。

2014年，他编著的《畲族民歌》作为浙江省非遗丛书出版，系统梳理了畲歌的脉络。多年来，他把畲歌带进丽水学院、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等学生课堂，在年轻学子心中播下传承的种子。

山风轻拂，茶园如诗，那些曾沉默在岁月深处的歌谣，已经挣脱了时光的枷锁。它们在舞台上流转，在课本里扎根，在年轻人的歌声里生长，续写着属于畲族的诗意篇章，如同跳动着的、蓬勃的生命。



邱彦余(左一)播放用录音机收集来的民歌



邱彦余(左一)参加《畲民和党心连心》演出

月光下的歌声

邱彦余与畲族民歌的缘分，始于童年那片洒满月光的畲族村寨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父亲为他认了一门畲族“亲”，半垟村的干爹家，成了邱彦余与畲歌结缘的第二个家。

每次去干爹家，邱彦余总觉得自已掉进了歌的海洋。他记得，畲族阿公阿婆在灶台边哼唱采茶歌，田间的青年男女用山歌对答，就连孩子们嬉戏时，也学着大人唱歌。那时，歌声像是村庄的呼吸，在每个角落起伏。

最深刻的记忆，来自一次在干爹家留宿的夜晚。睡意朦胧中，他被一阵陌生歌声惊醒——30多位畲族村民围坐在灵堂前吟唱，歌声此起彼伏，如泣如诉。当时的他听不懂，只觉得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动涌上心头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是畲族特有的“以歌代哭”，按辈分自由抒发哀思，形成最原生态的多声部合唱。未经雕琢的和声，如山风穿林，钻进了他的心里。

畲族没有文字，历史便藏在歌声里。劳作时青年男女的调侃、婚嫁时的对歌、祭祀时的古谣，都是生活的印记。儿时的邱彦余，常蹲在田埂上，看阿哥阿妹一边插秧一边对歌。歌词中的山川草木，像种子一样落入他的脑海。他会悄悄拿出作业本，把畲语的发音标注在汉字上。

18岁那年，邱彦余跟随畲民的步伐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田埂上的吟唱，山林间的对歌，成了他每日的背景音。“他们唱，我就跟着哼，哼错了，他们就笑，然后耐心地教我。”笑声中，邱彦余不断学到新的曲调。翻开当年的笔记本，纸页上的畲语歌词已经模糊，但他对歌谣的最初热爱，依然清晰可辨。

1976年，从化工专业毕业的邱彦余，出人意料地进入了云和文化馆，从一个业余爱好者，变成了专业文化工作者。面对朋友们的疑惑，他笑答：“化工和文化，不都带个‘化’字嘛！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真正牵引他的，是童年那夜的歌声。“如果当时能把哀歌录下来，该多珍贵啊。”从事音乐工作后，他越来越明白，歌声不仅是旋律，也是畲族的文化基因，有着触动人心的力量。

歌篇章中，《高皇歌》《拦路歌》等26首歌赫然在列，其中22首都是他跋山涉水搜集整理的。



《畲山风》作曲者合影(左一为邱彦余)

踏遍青山的“文化抢救”

“那时候的山路，比乐谱里的旋律还曲折。”1979年，文化部等单位发起了民歌搜集整理的号召，邱彦余作为文化馆的音乐干部，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份重任。

起初，连录音机都没有，邱彦余就揣着一个笔记本，走村串寨。村民唱一句，他记一句，用汉字注音，凭记忆哼唱。1980年，他自费购买了一台七八斤重的三洋牌录音机，沉甸甸的机器成了他最珍贵的伙伴。为了收集原生态的民歌，他专挑偏远村寨走。去葛山村要爬五里陡坡，手脚并用才能上去；去郑坑村得从渤海镇摆渡，再步行20多里山路；还有些村子，拖拉机只能开到山脚，剩下的路，全靠双腿。

在葛山村，他借宿在一位独居的老艺人家里。老人是木偶戏艺人，会唱数十首畲族小调。昏暗的油灯下，老人的歌声与录音机的红灯交替闪烁，邱彦余凝神屏息，生怕漏掉一个音符。那些曲调，宛如老茶树的根须，深深嵌在畲族人的日常生活里。土坯房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，他与

老人挤着睡。“身上被虱子咬得满是包，回到家就把里外衣服全扔进锅里煮。”他笑着回忆。一次，为了赶早班车，他抱着录音机从葛山的陡坡狂奔而下，5里险路仅用十几分钟跑完，“事后脚发麻，站都站不起来，可看着怀里的录音机，还是忍不住咧嘴笑。”

就这样，邱彦余踏遍青山，唤醒了深山里沉睡的100多首畲族歌谣。采茶姑娘清越的“采茶歌”、砍柴汉子浑厚的“砍柴歌”、婚嫁时妙趣横生的“拦路歌”、缠绵时的情歌对唱、祭祀时的神秘谣曲……笔记本塞满了他的帆布包，也串联起畲族民歌的生命线。

1984年，景宁畲族自治县设立，邱彦余成为第一任县文化馆馆长。对畲族民歌的守护，有了更广阔的舞台，他继续组织挖掘非遗，推动研究创新，让歌声在时光里传得更远。

他搜集整理的珍贵歌谣，最终成为畲族文化最生动的记忆。53首民歌入选《丽水地区民歌选集》，35首收入《浙江民歌汇集》。1993年，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·浙江卷》出版，畲族民

让畲族民歌传出大山

本报记者 管丽芬

记者手记

“让畲族民歌传出大山”，对邱彦余而言，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口号，而是他踏遍青山的脚印，是案头堆叠的手稿，是他用大半生光阴，一步步踩出来的文化长路。

畲族民歌没有文字记载，全靠口耳相传，一旦老艺人离世，曲调便可能随山风消散。邱彦余懂这份脆弱。1979年起，他揣着笔记本、扛着录音机，在比乐谱更曲折的山路上跋涉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收集整理了百余首畲族民歌。这些曾只在山

谷间回荡的调子，后来陆续被收入《丽水地区民歌选集》《浙江民歌汇集》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·浙江卷》，第一次冲破地域的藩篱，为世人所知。

然而，“传出”不止于被看见，更要被听见、被铭记。化工专业出身的邱彦余，怀揣对畲歌的热爱，开始尝试“让山里的调子站上城市的舞台”。1980年，《凤凰彩带飞北京》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获奖，坚定了他“守根创新”的信念。创作《畲山风》时，他专程赴闽东采风，将角调式与商调

式融合，创作出独特的“大畲族”韵味，让山野气息融入现代剧场。此后，他参与创作的《畲山谣》《千年山哈》等作品，一首首浸润山岚的曲调，从景宁的竹林间飞向全国舞台，赢得赞叹。传统与创新的碰撞，让畲歌有了穿透山海的力量。

如今，歌舞团的演出《畲族民歌》非遗丛书的油墨香、课堂上的年轻歌声，都在延续着这份传承。那个月光下的少年或许从未想过，自己用一生追逐的音符，会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脉搏。